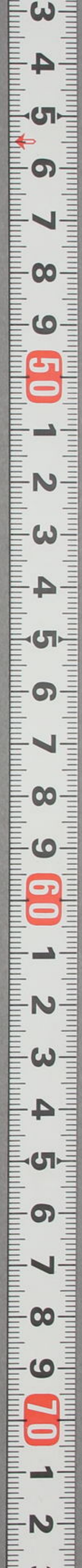




四書正解

卷之六

460
6



論語

東京書局

學樓

460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

梁紇下沒反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庚戌之

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去聲為委去聲吏

料量去聲平去聲委去聲吏去聲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

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許六反蕃息職見音現

禮牛人讀為楫音特又餘式義與秋餘式同蓋繫養犧

牲之所此官即孟老所謂乘去聲田適周問禮於老子

論語

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
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
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一事公欲封以尼
谿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
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
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
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
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率
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

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

相去聲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

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許規反都收

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

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去聲正卯與去聲聞

國政三月魯國大治去聲齊人歸女樂以沮在日

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音煩俎於大夫孔子

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二十一年事適衛主於子路

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譽由適陳過匡匡人

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士既及之語既

解還衛主遠伯玉家見南子有失于路及未見

死去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徒回反欲殺之有

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

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二十年有成

之語晉趙氏家臣佛音解胖許密反以中牟畔召

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反荷貫

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遠伯玉

家靈公問陳六不對而行復扶又反如陳據論

語則絕糧宜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

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

歸與平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王司城

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特語而所記

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舒涉反有葉公問答子路不

對沮溺耦耕荷上聲篠徒申反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

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

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暈見音現及告子貢一貫之

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

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實在去備，如陳之將楚昭

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今尹子西不可，乃止。史

記云書社地，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

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

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止名之語而冉求為

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

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

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

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化宋

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音師及樂正之

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

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

魯西狩獲麟，有真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

罪我等語論語諸說陳恒事亦有是年明年辛酉子

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

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

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

去聲卒伯魚生及音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

子而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參太全子曰。人性皆善。欲明天下之理。以復其本性之善。則必以學。以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古聖賢之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也。然學之不熟。則未見意趣。何以能悅。惟既學矣。而又時時重復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則其心與理相洽。而所知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益固。從容于朝。夕俯仰之中。必有自得于心。而不能已者。不亦油然而悅。懌雖舞拳之悅。于以不足。以喻其美者乎。

析講學。兼知行言。所包甚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勿忘勿助。無以間斷。便是時習之字。指所學之事。與實。○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即大學格物致知之。事。復初。謂全其本性之善。即大學誠正修之事。時習者。無時不然也。未知能而求其知能。謂之學。已知已能。而為之。不已。謂之習。○說。以學之有得。了心者。言吾心與禮義相浹洽。故說。朱子云。說。便任。不得可見。進在說後也。○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要。要。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令人所以便任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合參。然是學也。能悅諸心。亦能通天下之心者也。由是。同類之朋。凡有志於學者。自遠方來。亦將以我為先覺。而學吾之所學習。吾之所習焉。則學足及人。而信從者眾。是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而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亦歡欣宣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不足以友其樂。析講。君子存心廣大。已之自得。亦欲人之皆得。然信從者。

一亦未能慍吾之意至于信從者衆然後可樂○朋來是來
學吾之所學習吾之所習也輔氏曰說是在自知自能而悅樂
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張南軒曰朋自遠來則已之
善足以及人入人之善亦有以資已講習相資其樂執尚焉
此悅為發舒也○存疑朋來之樂此見得聖人欲人
同歸于善處當以孟子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來參看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問反 愠紆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入何愠
之有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
及入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
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
焉耳○程子曰樂由悅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合參然是學也求為可知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苟所學在我
而人不見知亦惟處之泰然畧無纖芥不平之意是真見為
學是為已當然之事與外人初不相關則其心純乎為已而
不求人知其學誠在于內而不願乎外不亦知明行至而為
成德之君子乎要之時習而悅得此學也朋來而樂公此學
也不愠而君子成此學也而皆得

力於時習學者亦可知所從事矣
柳講大全蔡氏曰不知不愠正是不厭不倦處方見時習不
已與天同運非但不改其物樂已也由不愠推出君子蓋至
此方是學之成就處○學莫先于成已故以時習而悅先之
其次莫要于成物故朋來而樂次之然其歸在成德故又以
不知不愠而為君子終焉○朋指同類人指衆人黃勉齋曰
人不不知如君不我用相不我求而異端邪說反以我為非皆
是○陳新安曰已誠有所學人之不知何損于已○不愠然
後君子不可倒講惟君子方能不愠○翼註識見高致知其
無損于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于心非成德之君子
而何須要看成字譬如樹木長成便風雨搖他亦不動

有子章全旨

此章首節言孝弟無不仁之事下節承言為仁之
本欲人務之也歸重孝弟上蓋孝弟者為人之本
而即為仁
之本也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 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參大全有子曰天下惟孝弟為至重其為人也果事親孝事兄弟資質粹美性必恭順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等粗暴氣象其有子犯在上之人者少矣夫犯上不順之小者小不順者不為而乃好悖逆爭鬪為大不順之事者決未之有也

析講蒙引云此節據現成者說正孝弟為仁之本伏案○蓋孝弟即是本為人孝弟即是務本不好犯亂便是道生便是無不仁下即此便見孝弟之美而為人所當務矣但此意向未明言下節乃申明之○孝弟兼內外有是愛敬存于中必有愛敬發于外也○朱子云犯非必凌犯只少有拂逆便是犯上如疾行先長亦是虛齋曰作亂如好勇鬪狠叛君賊父之類是也○陳新安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合參夫人一孝弟而犯亂俱戾可見孝弟之足重而為人所當務者矣是故君子凡事專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則事事物物處之各當而于變萬化之道自生本之當務如此若吾所謂孝弟也者其推行仁道之本與蓋孝弟則一心之中皆和順所積自此而仁民愛物不可勝用矣學者務此仁道不

自此而生乎

析講大全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耳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于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為仁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二程解經非諸儒所能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二程解經非諸儒所能及○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為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王觀濤曰講務本本字要用良知良能中含無限生意等語方暗切下孝弟又于根本意說得真務字有聚精會神意立字有栽培牢固意生字有活潑洋溢意○此節申明孝弟之當務上節指凡人說此又揭出君子作為人榜樣務本一句雖泛言以起下然亦要暗合孝弟及仁字寫照務孝弟所謂本立也為仁所謂道生也註中學者一句末要補出孝弟也者二句不重為仁上只重孝弟二字及本字以申明上節意耳兩節須看得貫貫仁由金氏之說定善會之○為仁有許多事孝弟亦是為仁之一事如上文不好犯亂亦是為仁裏面事故為仁不當云為仁而當云行仁也白文為仁仁字括其周備及物者言之註中仁為孝弟之本仁字指其本體發源處言之○天下之事莫不有道而于其中之切近精是者則為本○本立道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敬故順可移于長推之仁民愛物皆從孝弟始下二句原伏在上二句內

巧言章全旨

此章戒人徇外意蓋仁乃心之德也只是心在時便是仁巧令者致飾于外全不根心而發則心不在內心德安得不亡故曰能矣仁詞雖婉而傲人之意切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念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參大全子曰人苟存心為己若出詞氣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於仁但巧好其言令善其色致飾以說人而聽則心

皆私欲一向逐外，少矣。其本心之仁矣。學者可不務內乎。析講太全問，夫夫子之繼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程子懼學者之不察，而于巧令之中，求此善之仁，是以直斷其非仁，以解害詞之惑也。○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觀其詞甚嚴，蓋微省學者之意為多。○巧不必說，到依口令不必說，到側媚只是假仁模樣，是粧做仁者之意。黃勉齋曰：知勉于外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于內，而去欲存理者，即仁也。許東陽曰：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皆非仁。註中不欲肆而心德亡，雖就言包上說，而所包固甚廣也。

曾子章全旨

此曾子毋自欺工夫，誠身之學也。重一个身字，纔見曾子真是為己學問，人惟認做欺人，所以克治不力。曾子認得自身上病痛，所以且省而不吝。已曾子之學，隨事精察力行，非是截然不省，到底只是見得此三事，是有纖毫未到，處省較急耳。按註云：有則改之，固屬省，又云：無則加勉，真有此身一日尚在此省，一日不懈，極得曾子且省且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傳不習乎

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且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洽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合糸曾子曰：吾于每日間常以三事省察吾身，三者維何。如吾身為人謀事，便當視人猶己，苟粗畧怠忽，未必盡己之心，是不忠也。吾省之得毋為人謀而不忠乎。如吾身與朋友相與，便當推誠相接，苟內外不符，或未必以事之，是不信也。吾省之得毋與朋友交而有不信乎。如吾身受師之傳，便當心維身體，苟或因循苟且，未必致知力行，而熟之于己，是不習也。吾省之得毋傳而有不習乎。有則改，無則勉，且省者如此。

析講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
事過後左始去改省了却休也○謀不忠則欺乎人言不信
則欺乎友傳不習則欺乎師戒自欺是會子得力學問須看
得極細玩三不字在外面看得過人盡相信得他但自心畧
有不安處便是自欺也三不字正應省字不是省已作的事
乃自己搜尋有疚處而惟恐其復隱于不知不覺之中也○
三不字是問心之詞有自猜自疑意所謂省也只是日日如
此省不是空空省便有精察力行不敢自逸意視人猶已友
是忠若分人已便不是忠信不但言語凡情貌不相符初終
亦相副便是不信習兼知行有一刻
間斷便是不習三者都在切身上講

于乘章全旨

此治國之要務本之意也不是只在心上亦及
為政但本之心而達之政者五件事最係要務耳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者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

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
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聽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
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
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
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
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
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
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
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

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參太全子曰治于乘之國道雖多端而其要有五如國必有
事不敬則國事曠矣必遇事則曠深厲薄而為之不敢輕不
敢慢一至于敬國必有令不信則國人疑矣必推誠待民比
期令賞罰不二不欺而一于信用所以足國不節則國用竭
矣必量入為出節儉為守無濫費也人所以守國不愛則國
本搖矣必愛護周恤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不忍傷而一
視同仁焉至力役之征亦有國者所不廢不以時則國之九
本者不獲自盡矣故使民則以農隙之時勿妨其耕耘收穫

之事焉如此則上之意接于下下之情方得親于上上下下相關于治千乘之國也何有

析講大全黃氏曰敬事而信無慢與不欺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繫于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木○伊川曰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此五事亦是政但是綱領大事故曰要若禮樂文章之屬乃其條目耳非要也亦要推本君心上去敬者臨事無忍心信者臨民無欺心節者用財無後心愛者待人無忍心以時謂無言便妨民之心故曰務本之意○乘是兵車四馬駕一車謂之一乘千乘之國是地方可出兵車千乘之大自馬氏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鈞鈞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過是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馬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蔡禮齋曰道之所以訓治者理也理之謂治蔡覺軒曰敬該動靜此以敬字主動而言朱子曰主一者心壹于敬無適初不膠滯如做此事方主一于此忽有事重于此則又移主一之心于彼矣○節用不是吝嗇是用所當用而無濫費意使民如工築講武皆是時謂四時農隙之時非至冬乃役之謂也與不違農時不同○敬為數者之本及反覆相因等非不是至理然于五者治國之要五字畢竟有碍且左自立說亦不暇作推原也還宜平看

弟子章全旨

此是教弟子之法無一時一事不接續其愛敬之心長養其醇厚之意開發其聰明之德如此則於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醇○王觀濤曰此章文行不平蓋重行而濟之以文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且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

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
可以人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
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
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
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泰淺說子曰人生德業端自弟子始為弟子者入在家庭之
內須教他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間須教他
善事也長以盡其弟一行也必謹而有常一言也必信而有
寔廣愛衆人無憎人自便之意親近仁人有嚴憚切磋之益
此在已切要之務也行此數者于每日間有不應按之時便
是有餘暇之力則以此餘力學文蓋詩書所載皆聖賢教人
為人之法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間之不可屈者故不可
以不學也此為弟為子之職始學者之
事然充而極之為聖為賢皆不外是也

析講此節俱要在小學邊說方切弟子孝弟不句首重倫
次修訂行次慎交接俱有次第蔡氏曰孝如定省溫清之類
弟如杖履徐行之類謹則跬步不敢放肆信則一語不敢誑
氣相處及不自言便宜之類皆是也汎愛而又親仁則不流

于兼愛矣○餘力是隨所行凡有隙處便是學文非必專考
數言而數者道理亦在其中恭行以踐其定學以明其理缺
不可但自緩急耳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畢然後學文也○
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六事畢然後學文也○
丙則云十年出就外傳書誦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乘
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幼儀以小事長之儀節也十
五以上曰成童舞象者歌象為節而舞也○存疑兄弟對父
尊言則父母為內兄弟為外此弟字所該頗廣不專指兄弟
宗族鄉黨之年長于我者皆是謹如動作威儀有常度而不
易是也○人生八歲入小學所謂家塾出入相
在此時衆與仁當指同學弟子言亦非泛論

賢賢章全音

此子夏以寔行論學意非謂能如此則不待夫學
蓋所貴乎學者在此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

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參大全子夏曰學者莫重于人倫之大有入于此誠于賢賢而易其好色之心誠于事父母能竭盡其力之所當爲而無遺誠于事君能委致其身于所使而不私誠于交友凡言必信諸心而無欺之數者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者然使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即其踐履之真篤可以信其見道之分明人雖或以爲未學吾必謂之即此是學矣可見學貴是行非徒聞見之功也

常情然欲林誠則必願賢雖謂規規制賦賦好色者必力乏非先好色而易之以好賢也亦不是以好色喻好賢竭力者凡力之所得爲所能爲者必一一竭盡而無餘致身不忠定舍生凡身之寵辱利害付之不顧者皆致身也兼常變言處常則敬事後食臨難則殺身成仁信則專指言說方言不欺既言必踐有久要不忘之意四者俱就一人身上說段段不外一誠字○聖門論學原在人倫日用做工夫入若寒暑盡倫卽此是學更有何學若舍此而馳騖于聞見之未非所以爲學矣○致辨作委如送這身子與君憑他如何使○聖賢之學只是个誠四段俱要摹寫下个誠字首句在易字上見他誠中二句在兩能字上見他誠與朋友交二句在有字上見他誠俱指現成人說雖曰句如雖曰不要君之類乃抑揚其詞以見其深于學非真未學也蓋學只是盡倫倫既盡了便是真學問此正得學之本者註中在質句勿重

不重章全旨

通章總言君子自修之道以學字貫○大全蔡氏曰首節舉爲學之樊欲人先有以立其質後言忠信操以用其功也○主忠信節尤重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參本全子曰大凡君子為學必養成厚重之質然後有威可畏而所學亦固若是飛揚浮躁德器不厚重則見乎外者必不威嚴而所知所行之事在干中者雖得必失則亦不堅固可見為學當先立其質也。析講問既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朱子曰此緊說君子之道如此楊氏曰不重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此君子為學者通稱與成德之君子不同不重就在瞻視動作上看不重一字最重不威不固俱是不重之弊但不威還與不重下套事而不固則益見輕之害事而君子不可不重也朱子曰飛揚浮躁那有沉潛入理工夫語最透確。威重就質資上說未說到學上必有是資質方可。為學不然便無基址便學也不成。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參游氏然立身固貴重而存心又貴真誠故善學者必以忠信之心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止而思動而為無往而不是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析講朱子曰忠信為寔心人若不忠信凡處事接物皆是虛妄如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交朋友未必定情改過亦未必真改故為學須是主忠信。忠信總是一個誠心不必待看主字最重有凡事靠他做主意。計中則事皆無定何則不誠無物之意。問主忠信後干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處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抹豎起來。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參朱子夫主忠信而為學之本得矣然擇交不謹則人之累我學者多也蓋友以輔德友纔不如己便無敬畏而生狎侮。

豈能有益必無友不知已者

析講無字全在心上說友與泛交不同有相親暱意不如已直是立心制行少遜于已者則無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便是無益而有損若云便僻匪人則又在所必絕者豈但無友已耶○存疑主忠信是誠定去為學所謂致知力行皆是定事畧無虛假然此理不易知亦不易行苟不得賢師友講明規正則所知或非其真所行或失其正而流于妄者有之所以主忠信又要友勝已也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游氏然自治不勇則已之累其學者多也蓋過又足以損德則勿憚改焉能改一言之過則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行善矣若過而無不憚改其

為善可勝計哉此自修之道也

析講胡氏曰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則勿云者畧無修緩之意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着力故有過者今日不與改則過愈深而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改過了日子○存疑主忠信則學之本立矣友勝已則學有所資矣然或憚于改過則自治不勇而惡日長雖有為善去惡之寔心終為牽格而不行雖有賢師益友之教肯已亦莫之受矣此主忠信友勝已之後又以速改過終之也○黃氏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按黃氏說四項各開說平說然首節及下三節正段落甚明下三節乃為學之功而上忠信尤為學之本也此章為當時君大夫多忽略于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故云然重在德字德者上與下同得該得廣惟此一件乃德之本原根于其心而最篤故特言之

慎終章全旨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參太全曾子曰人情于親之終身忽親遠而祭易忘此民德之薄由上之人無以風之耳誠使為人上者送終既盡辭踊之情又慎喪死之禮祭遠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此則過于常人其德為厚上以是感下以是應則斯民化之其德亦返薄歸厚而無不慎終追遠矣故為人上者端本宜先焉

析講朱子曰慎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己者且是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

○麟士云蒙引存疑皆說追遠不止父母凡遠祖皆然存疑淺說又云民德歸厚亦只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理亦為直捷也

○慎終如哀麻哭踊之數棺槨衣衾之屬追遠如春露秋霜之感懷聞慨見之心喪不患其不哀患禮之不盡以其既死而忽之也故要盡禮祭不患不盡禮患誠之不至以其既遠而忘之也故要盡誠

○東陽曰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中哀厚者民之本性今感上而化知自外而歸于家也

子禽章全旨

此章見盛德感人之妙重得字首節子禽之問是疑以求聞政下節子貢之答是言以德聞政子禽原意重在求上故子貢以一得字換他求與一二字謂之曰得則與且不足言况上求乎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參序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周流天下但至于是下邦也必然聞其邦之政事果是夫子訪求于邦君而與之與抑是其邦君虛懷下問自以其政折衷于夫子而與之與此以常人之情觀夫子也不知謂之曰求則俯已以受人固非所以論夫子也謂之曰與則權操于人亦非所以求夫子也兩者皆非而求尤謬矣

析諸是邦不止一邦聞謂與聞國政有謀畫商確意子禽意
重在求一邊故下就其求字析之
○子禽陳子車之弟○子貢衛人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輝發外但見其容貌詞氣之間和厚而溫易直而良莊敬而恭節制而儉謙遜而讓其德容如此自然感動乎人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求之夫子因以得聞之即如子所謂求者而論若夫子之以盛德自然之感求之也其諸異乎他人有心以求之者與蓋求乎人而後得之他人之求也德在此而人應之夫子之求也而可以常懷夫子耶

析講大全朱子曰易平易坦易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者此五者是何等氣象○淺說或以時君敬信自以政就而問之是亦與也何謂非求亦非與蓋人君咨訪換攬求治若不及是之謂與亦有德非聖人而時君與之者與由時君者也既曰夫子勸與恭儉讓以得之得由夫子者也則非與矣○王觀濤曰夫子盛德在中者難言故以其光輝接人者言之○夫子之求之備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以堯舜之道要湯也○此節只重首句下二句正深著其得之之妙耳○程氏云五者盛德光輝之接人與得時出意亦要得形容不盡意以字最着力是子貢

從旁模擬之詞夫子不自知那君亦不自知夫予之求之也
是帶下語非粘上語蓋他人之求求也夫予之聞政是德容
之自致不求之求也只在夫予身上想其感人之美非以人
之在己者相形也○溫和厚不憐暴不刻薄良易直平坦慈
良恭莊敬外莊內敬讓謙遜不矜已推善與人

父在章全旨

此章言觀人子之法為父子志趣事為不同者言
之上二句欲人子善其志行下二句欲人子篤于
孝行也上二句不平對父沒承父在言而三
年無改又單承父沒言顯重不忍改之心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行去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
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
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
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
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

未改者耳

參大全子曰觀人子非一端也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肯
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其志之不肖已可知
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
而從父之為者而其志之所在亦不害其為賢矣則觀其志
至于父沒已得自為于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則觀
其行雖善矣然猶未見其孝行何如也必三年之間于父
之道有所當改而猶可以未改者不忍以為得行已志而
遽然改之以從己是其心疾痛哀慕皇皇然望望然其父之
存而庶幾于復見者可謂孝子之用心矣

抑講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
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子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
看其用心之厚薄何如○志者行之未形者也行者志之已
形者也志行二句各兼善惡言三年句則專指善言也三年
言其久無改全在心之不忍上形容一如父在之時不敢自
專也道即父所當行者也此道未必不是亦未必盡是所以
無改為難蓋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便
不得為孝若大故不好的事則又不在此限矣若父道已足

何用說無收終身行之可也

有子章全旨

有子見得禮中有自然之和可以行之無弊不當
于禮外求和蓋因當世如老氏原壤一流有徒和
之弊特原禮以救之其辨和也正以維禮也○下節和字與
上文和字異上和字是無心之和趨禮而行者也下和字是
有心之和越禮而行者也○通章以下節作主因為有下節
主意故發出上節議論非兩收語蓋禮字和字原分開不得
和處即是禮節處即是和兩節原是一意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
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
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
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出之也

泰本全有子曰禮在天下如尊卑隆殺等分不易最是嚴敬
然禮之嚴敬之用非由抑勸矯拂是天理之自然人心之洞
然雖欲不然不可得也本極其和順之為貴斯禮也即先
王之道也古先王所制之禮無不出於此和斯其所以都率出
無弊天下後世小而動靜飲食大而綱常倫理所以都率出
之而無阻滯也禮中之和其為可貴如此

析講蔡氏曰離禮無處見和故禮用于天下油然無所矯拂
所以立隆為極而可貴貴字內便含行之無弊已包下三句
意下明先王之道以尊之亦只掉離上二句耳道即禮也美
即貴也小大由即禮之用也○禮之用禮之行處也非人之
用禮也曰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曰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故
須有分辨○斯字輕帶過註此其所以為美說是一○朱子曰
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
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如此友友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
不和此以知得禮中本來有个和至嚴之中便是至和不可
分兩截看○美即可法可傳之意之字指禮字言禮自萬夫
和也○和乃禮之自然自然處乃禮之本然本然者嚴中有
和也○存疑本文只曰禮之用朱子則發出體字要知這體
與用原無二項即禮之尊卑上下截然不易是體而人之行
禮尊卑上下截然不易便是用也○翼註禮之貴和行禮者
亦不自知在論禮者則以是為貴耳○禮制自
先王故曰先王之道變禮言道者以制作言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
 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
 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謙故禮之用和為貴先
 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
 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
 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禮之自
 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

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泰朱子夫禮既和為貴則宜無所不行矣然復有所不行者
 何哉禮之用和是禮中自然中節之和若知先王禮意在和
 而有意求和是以放蕩為和縱以放蕩為和便是踰越于禮
 之外而不以禮之等分嚴敬求節制之則各分垂體統廢而
 先王之道已蕩然矣施之小大俱不可行也是可見禮中之
 和則萬世無弊禮外之和則頃刻難行用禮者

惟本之以和而節之以禮斯為禮之全體矣

析謂亦字正與前相應言無和之禮固不可貴離禮求和亦

不可行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行得自然如
 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從容不迫
 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
 自恣。上節言禮以和行此節著從和之弊正見和之本無
 弊也知和而和如不端坐而箕踞童子喪先生並行便是自
 恣成恣模樣兩個不行俱指禮言如裕阮之流任情放達不
 復以禮自持此可行之一人不可行之他人行之一時必具
 悔于後自禮以和行而禮外求和亦不可行也若以後人為
 和之弊而致咎于本然之和則失先王制
 禮之意矣節即天理節文中本然之節

信近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遠悔之道上二截是能慎于始下三
 截是無悔于終慎始正所以慮終也。太全徐氏
 曰日近日不失有許多斟酌意在謹始而
 復等雖是善後之事要即在謹始
 中看出三事各開着非相因之詞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交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循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密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必厚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循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合參有子曰人之言行交際凡有悔于終者皆與其不能謹之于始如與人約信本欲踐其言也若不合義則不可行而必至于失信惟慎于約信之時務合其天理之宜而近于義則今日所言不待他日踐之而知其必可復也如待人恭敬自有其幽約之宜若不忠禮則或亢或卑而轉取夫且辱矣惟慎于致恭之際務中乎當然之節而近於禮則無過不及必內遠耻于己而外遠辱于人如與人偶爾因依必圖可久若所依匪人則始雖暫合終必乖離惟慎于相因之初即審擇賢否不失其可以親厚之人則日後則宗之而尊以為主亦無不可也夫何自失之悔乎則始真不可不謹也

不食義且鳴突恣地說了則明日却說這事不義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于司城貞子遠伯玉顏譽由是也○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于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我與人約必思量他日可行方諾之則為近義而言可復矣凡致敬皆恭也如備拜便拜當揖便揖皆是如人備拜而我不拜被人詰問我無以答便是為人所辱如人不備拜而我拜之便是謂屈則可耻在我矣因者或適國之間或共事之際皆有異日可宗言不致有名節之累亦不至有情義之難也鄭孩如曰須是平日有精義立禮知人學問方能如此○信近于義太約為人之事居多若忠孝功業此是吾分內事何須與人期約又何須換之于義而後與約耶○近義近禮是為輕于約信過于致恭者而後不失親是為濫交者而發

無求章全旨

此章總見君子心乎學上不分却功心三項看皆以心字貫不不求安飽者正其心于敏事慎言而敏事慎言此心猶不自足又就正有道總是好學無窮之心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

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人以正其是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則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合參子曰學道之君子志不在食而無求必于飽志不在居而無取必于安惟正事則敏之汲汲然不敢有一念之怠後以勉其不足而于言則慎之訥訥然如不出諸口以謹其有餘然未必所事所言皆至是而無非又以有道之人乃言吾言之可謂此之謂好學也

析講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他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講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講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

下○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寔必就正然後不差夫好之之寔此足以見好

學之甚難得也○虛齋云不求安飽者志在于道也敏慎者用功于道之定事也就正者欲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

敏事者謂查述行將去也慎言謂度其能行者方言也就正

兼講明觀法兩意○饒雙峰曰事非特行事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慎言即是心專于內有言之後無訛乎

荆安曰有道者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

貧而章全旨

此章俱主學問上說重夫子一邊是進之以化而與其能悟之者○太全黃氏曰此章須見得切切

琢磨在無語無驕樂與好禮之外左曉得所已言所未言而

之謂也蓋言德之淺深後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 好去聲

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日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樂淺說貴子貢之學常用力于自守者故問于夫子曰大凡貧者氣款易謂富者氣盈多驕此人情也若是處貧而無諂屈之意若是處富而無驕矜之心此其人果何如其意以為處貧富者如是止矣子曰無諂無驕則其自守之力於學亦有得矣是亦可也然無諂無驕猶知有貧富也若持志之力少寬則諂驕復形矣未若貧忘乎其為貧心廣體胖而樂富忘乎其為富樂善循理而好禮之人也蓋樂與好禮者不但不溺于貧富之中而併不在一貧富之見豈無諂驕者所能及哉夫子之意蓋進子貢于化也

析講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體既安舒為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為得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二字意或問小註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貧富之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于性情而貧富不能解也○釋昆湖云無諂無驕則能以理制欲而貧富不為之動故曰知自守此雖是子貢所已能然只是泛問夫子之答雖有許勉兩意亦只閑閑論其理樂與好禮乃自有其樂非樂平貧也自去好禮非欲守乎富也○玩未若及者也語氣言此等造詣更高一層便已含得學問無窮之意為貧所困故多求而謂為富所張故有恃而驕無諂無驕是靠貧富上說樂與好禮全不從貧富起見矣孔子意做兩人說謂無諂無驕之人不若樂與好禮之人也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故有切磋琢磨之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 樂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禮義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桑序子貢聞言而悟遂引詩以明之曰我以無謂無驕為至矣而夫子猶有貧而樂富而好禮之云即夫子斯言可見天下之理無終窮而學問之功無止息也詩有云君子之學如磨骨角者既切以刀錐而復磋以錘錫如治玉石者既琢以相鑿而復磨以沙石蓋精而益精也其斯可也夫若之謂與由處貧富推之則知學之當以精益求精者無限詩與子言殊互相發矣

析請朱子曰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于小成而不自勉也○蔡氏曰夫子只說个未若子貢便悟到未若求若處有許多磨勵工夫因舉詩相証蓋說所云皆心學已精益求精工夫是悟學問無窮非泛悟道理無窮也斯指凡學問而言乃夫子未若中所含之理不專貧富一端○子貢引詩非以是問于夫子乃感悟自美之詞斯字指學問無窮說子貢所

謂悟者因言而悟之謂學問之功非至此方悟詩也夫子許子貢可與言詩者亦為其悟以處貧富之道而遂悟學問之功非與其能悟詩也時說俱云子貢初不解詩意聞夫子之言乃悟之大謬○子貢引詩之意須要放寬說若直說無謂無驕樂與好禮便皆是大非所已言者不必說言在知來者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意問答其深淺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礙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指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可求道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其已之實病也

合參子貢善悟如此夫子舉詩之曰詩之詞婉意深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有言甚近而言甚遠者若得其言不待其所以言便不可與言詩然則此詩可與言詩已矣何辨處貧富之道哉之所已言者往也知禮琢磨之義我之所未言者也來也雖乃能因我所已言而知我所未言觸類引伸旁通無礙與之言詩必能以意逆志而不滯于詞矣信乎其可與

言詩也巳矣

析講始字即方字言如賜道樣人方可與言詩非謂自今以後始可與言詩也未子未嘗告子責以詩則詩亦非言處貧富之道而于責忽然悟及學無於裏援詩相証可見引伸觸類之妙○朱子曰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虛齋曰處貧富上就是義理就是學問但前乘與好禮是據現成地位處未說及用功夫一邊故曰未言一說可以參看

不患寡全旨

此示人以爲己之學于患人不知者下○轉語就他患心點醒他使之用心于內蓋人不知已其病在人已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爲己改不患人之病而患己之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泰刑疏子曰凡人之情多輕易于知人而患人不知已自我視之則不患人之不知已但患己不知人也蓋已有可知之是非非邪正其辨而德運無主其失不小矣故人當責己而不信責人

析講語類漢臣問如何知德他人曰見得道理明然後知得他人自己不識得道理如何知他人賢否○患不知人當思人何以不知不知人何以可患若徒役役焉就入而別其是非邪正則是子貢之友入夫子所謂我則不暇者也安見其可患耶故知人須說到切已身心上○學者不能知人則友及不能辨其損益推之君相不能知入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

爲政第二

凡一十

爲政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尚德之化只重爲政以德之句下皆喻意○爲政所以正人也以德則能正已以正人矣能正已以正人則不待政詳于政令之間而天下皆歸于正矣故孔北辰以警之居其所是莪已無莪之象衆星共是黎民也

變之象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泰序子曰治貴端本如為政者凡其立綱陳紀皆本于躬行心得之餘而以德由是至德自然感動身雖不出九重而民皆歸化譬如北辰居其所不動而眾星自然環繞而歸向之也人君修德于上而恭己南面則北辰之居其所也萬民觀感于下而傾心向化一眾星之拱北也然則君天下者亦修德而已矣

析講陳氏曰無為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于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為天之樞為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樞居其所警人君之無為眾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

○朱子曰天圓而動地動而靜地居其所而天運于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一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一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一度之中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

○朱子曰天官家言北極五星第十星主太子所謂前星者也第一星主帝第二星主庶子第四星主后第五星為極即太極也言北極者兼上五星言北辰者專主天樞一星也天樞左右別有四星謂之四輔後挾前張畧似箕斗而樞在其內當以夜候望自第一星至于四輔旋轉不同而天樞昏且如一則信乎周天之象所不動者惟此一星也○為政無工夫只是在位為治意工夫全在以德上帝主之治皆以德化天下如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非一味不察今無政令也朱子曰只是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人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耳○為政以德非以德為政也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似感之以同得之理即易于與起下之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故曰無為而天下歸之○天運有常度而無停機日月星辰各各轉運只

有北極南極一處不動如磨之心如門之軸故曰天之樞也
居其所仍不是不動只是動處還在原處北極無意于衆星
之共衆星亦無心于共辰此正無爲氣象

三百篇全旨

此夫子從揭詩義以見詩之爲用如此勉學者意
在言外蓋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
欲使人歸于正故夫子于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
則有以識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矣○三百內就要點出言
善言惡紛紛不一意而其指歸則務使人思無邪而已不必
講思無邪字義只講思無邪所以蔽三百意趣二百舉全經
而言一言是一句之詞之字即三百之義蔽者包括得盡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者發
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
宛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
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
人之意亦深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
發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

禮三百曲禮三十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禮大全子曰詩三百篇固其博也然求其要則有一言便當
得三百之義一言維何即魯頌駉篇所謂思無邪是也蓋好

底詩便令吟咏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便令人起羞惡之心
是欲使人無邪思也思在人最深思果無邪

則所言所行皆無邪而詩之要得而指盡矣

所講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要
無邪抗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个思無邪○蒙引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作一句讀○問思無邪豈是作詩者發于性
情之正否曰若關雉鹿鳴又主大明等詩固是性情之正云

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性情之正

可也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

此章是說政刑德禮感民有淺深而民之應之者
亦有淺深以見爲治者當重本而輕末也政刑非

可廢但德禮爲重耳○瞿愚湖云聖人之治必德以道之而
刑以齊之而嚴其法于刑四者不可偏廢但當
時爲治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爲本故天子云

道之章全旨

然兩節語意只平平敘列政刑德禮優劣自存言觀濤云耻是人之良心激發最真切處政刑德禮之淺深全在自耻無耻則分別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齊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齊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朱說子曰人君圖治莫非要民為善去惡然而致之有本如為治者欲民之為善去惡也用法制以示之禁令以戒之于以引導其民使之奉行遵守道之而有不從者則加之刑罰使齊皆歸于善而無惡此其責于民者亦甚詳矣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徒目前苟免于刑而無

其為惡之心政刑之不可強民如此

朱子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善

到後政刑少弛依舊又為惡矣勉齋黃氏曰義理人心所自得故善之當為不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德禮

則示之以政刑強之使彼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其

所有之理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于善耶註苟免

二字筆面而不敢為非真有免于罪戾耳非徒靠漏網之謂

○蔡虛齋曰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

得不依此做刑是五刑之屬是加刑于不善之人迫他從我

法令也刑即在政中不平此亦是使人為善不為惡但予

以正終意思全無其意只要威

民故其效亦僅得民之畏而已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齊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泰大全若使君之道民不徒以其法也而一本于躬行心得

之德如欲民為善去惡而自為善去惡以為天下先則有固
育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有制度品
節之禮以齊一之使之皆有規矩準繩之可守此其求于民
者若甚怒矣然上以是感則下以是應故民皆耻于不善而
又且有以至于善矣是德禮之自然及民如
此孰本孰末何去何從為治者尚其審之哉
析講道之以德如欲民興孝先躬行孝德以引民齊之以禮
如民未皆盡孝又制事親之禮德是人君躬行的禮是人
制了使民行的資稟所向不齊自有太過不及禮者吉凶軍
賀嘉平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下不肖者企而
及也○大全陳氏曰民耻于不善此觀感于德之功又至于
善乃齊于禮之效也○道以德既有以感其為善之志齊
以禮復有以約其為善之趨故民不惟耻于為不善而又有
以至于善也有耻且格有不待感之而自為善不待強之而
自不為惡意虛齋曰此是化民之道改其效民亦化之○上
為善而民始知善之為吾固有上為惡而民始知惡之不
可為○品節亦制度中之品節制度如古禮如何凶禮如何

軍禮如何實禮如何皆制度品節則有節甲學禮之等節則
無過不及之善○有節德與刑容易有凶與禮如何分
官府之治法禮是民生日用之所行皆如仲春之月令民會
男女奔者有祭是政其納采問名等許多儀又便是禮
此章是聖人自敘其學之進時時不訛蓋心純一
而不已學日進而無疆乃真修寔事也全學得因
時漸進語不宜泥定十年纔一變但夫子學至寔心至虛大
約十年覺道自家信得過了纔說一句逐句皆從體驗得來
昔生平寔踐語也中間數而字正夫子獨覺其進處○夫子
年十五志學至從心不踰矩始終惟此心學志學者此心所
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
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
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平為一從容而不踰平矩此
峰胡氏之說○集註不可半途而廢不
可躐等而進聖人示學者是兼此二意

吾十章全旨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太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
大學之道也志平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參大今子曰不易得者道也不容怠者學也吾今于道幸有得矣吾追思之如吾自一有九歲時便志于大學之道想之必欲其真行之必欲其至念念在

致如飢渴之于飲食不能自已也
析講學乃明德親民止至善之理即所謂知也志兼知行說
朱子云聖人此時便想到不踰矩的地位工夫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語類古人十五歲以前皆習父兄之教從事于小學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十五歲時節便自覺發心去做事這道理為之不厭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參大全志方是趨向趨去求討未得猶是兩件物事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至于三十則有所得而守之脚下已踏着了堅立得定無所用志矣
析講朱子曰立是把捉得定世間事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
是也此便是據德地位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參存疑立猶是守住未見得真又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至于四十上而知明見徹無所滯碍蓋于事物當然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于胸中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更不用守矣
析講不惑是于事物上無一毫疑惑只在心體上說如物格知至是也勿說到事至能撥物來順應恐于手順句相涉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參朱子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未知道道理所從來又充積十年至于五十更知道理所以然凡事事物物上于他本原來處為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
析講知天命者洞徹此理之源頭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乎命也如父子之親便知其所以親緣吾性中有个是事事物物

踰乎規矩之外，此耳順而後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後容身到如春融凍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至此則知之。所以志者心期乎矩，而今之從心者順適乎矩矣。吾一生進德之序如此，過此以往，天安知老之將至乎。

析講仁山金氏曰：矩，心之天則也。朱子曰：聖人只是一箇天

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

○聖人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

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

但久而益熟耳。○胡氏不夫其本心一段，儘好。聖人只是要

人日用之間着九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

事是心所當為，不要理沒了他。如修齊治平者，要此心為之

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漸安排，人來聖人亦許多節

目，只要剔括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黃氏曰：十

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

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

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詞，而終

以獨覺其進為說。○淺說志學兼知行立則能行而道得于

已矣，不感知命耳。順以知言而行在其中，不踰矩以行言而

知不必言矣。但知行並進，不能判然相離也。○從心者不必

檢點着意也。聖心本無欲日所欲者，是心體活潑流動作用

處也。目矩者，此心上理自有至方至，正恰好的矩度。聖人從

心發出來，皆此至方至正無一毫之踰，乃是天理爛熟渾化

無迹者也。志學時已期到此至，是則始學之能事畢矣。

孟懿章全旨

此章以做教懿子為主，只重一禮字。首言無違，隱

隱救正懿子後起過之問，而詳發其旨，俾懿子聞

而思之，以盡無違之孝。所重在禁違，總為三家借禮發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合參昔三家借禮之失，未予做教正之，久矣。一日孟懿子問

事親如何為孝，子因後示其意曰：孝順德也。事親而能無所

違，則可矣。其意蓋謂不違乎理而非謂不

違乎親也。使懿子而能再問，可以發其旨矣。

析講註不肯下理是預透末節為解，勿露。○懿子心以忠而

問孝，明欲以不得為而為者，致之親耳。就是不能以禮念頭

○無違且淺淺說今順親意，顯出終始意不効。○太全胡氏

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視以制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
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爲孟者庶子自爲少長不敢與莊公
伯仲叔季子孫不敢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爲
孟杜預作公子謂云仲慶父武君故改爲孟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未子
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
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參序懿子不能再問而起安知其不以從親之令爲孝乎適
樊遲爲夫子御車未子因而告之曰孟孫嘗問孝于我我對
曰無違不識孟孫果喻我意否也未子此言

殆欲發違之問以俟其旨使懿子得聞也
析講我對曰句言孟孫倘喻無違之旨則不違得矣倘不能
喻無違之旨無論違而失卽不違亦失矣旁述語意在
對曰三字上轉旋○從親之令亦是無違但未子所謂無違
却不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主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禮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
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備禮故未
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
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
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

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參序樊遲曰無違之旨何謂也子曰所謂無違只是不違乎
禮而已益人子事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隨其尊卑上下
各有不可過之禮焉如生而事之凡定省奉養都以禮死而
葬之凡附身附棺都以禮及後之祭之凡備物盡志都以禮
自始至終毫不敢苟其尊親也至矣如是方可
謂之無違而無歉于孝也不識懿子知之否乎
析講太全朱子曰爲所得爲只是合做的太夫以太夫之禮
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或問三家備禮其心豈

不以是尊榮其親，豈知一違于禮，則反置其親于僭殺不臣之域，而自限于莫大之不孝哉？夫于因其問孝，知其有受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禮即理也，不自理而曰禮者，見得無適不及，毫不可增損也。受，猶切名分上講。此所謂禮，只在為所當為，不可過分。上講。左傳：平停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樂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說南宮敬叔，各與懿子皆傳子之子。

武伯章全旨

此章見人子當守身以為孝。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則舉親心憂念其子之至切者告之，無非欲為子者曲體其心，而無貽父母憂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說子之名，疑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疾為憂，乃可為孝，亦通。

合參：孟武伯問孝，子曰：親與子，一心也。孝與慈，一道也。欲盡人子事親之孝，當體父母愛子之慈。凡父母于子愛之切，則憂之深，然他事之憂尚，有已時，惟愛子有疾病之念常存，而不忘此其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如此。

人子體此心以謹守其身，斯孝矣。析講：或問父母惟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以子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就道理上說，這句分外于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虛齋云：憂字在無疾之先，看故曰無所不至。若有疾，所不至，便不能預憂其疾矣。饒雙峰曰：非特有疾時憂，即無疾時亦憂。憂其愛護之不謹，而存以致疾也。陳新安曰：玩語，凡所以守其身者，包得廣。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于不義，尤守身之大者。○後陳說，即講謹疾處，正須推開一步，確指世祿之胃，潛視其瞻，楚緘欲怕，後滅義處，方見微戒意。

子游章全旨

此見人子當以敬親為孝，須提古之孝，若能養能敬，以形起今之孝句，養亦不可廢，但安敬以行養。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各假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人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淪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合祭子游在聖門簡易入也其事親必有失于不敬者一旦問孝故子告之曰能養能敬者古之所謂孝也今之世俗之所謂孝者但謂能奉養其親而已如徒以奉養為孝豈但父母為然比一家卑幼以至下犬馬亦皆能有以養之若養親而敬不至則何以別其為養親乎欲盡孝道者當知所敬矣析講本全金在山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于二

也故以至子亦多謂自親而外如子弟奴僕以下至于犬馬親此養也親以外亦此養也而何以別乎蓋不但要別于本馬并要別于衆養意此說不太迫附○此不敬就養時言兼內外誠如誠意服器禮節粗疎是也所謂敬者其心以承事之如會子之養曾皙斯可謂真能敬者

子夏章全旨

此章只重色難二字下俱輕不過申明惟色為難耳末句只言不難非謂服勞奉養可盡廢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於人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烈序子夏問孝夫子以夏直義人也其事親必少溫潤之
色故告之曰事親之際有深愛之心中存而和悅之色外著
此最為難故必有愉色然後為孝若父兄有事而弟子服其
勞子弟有酒與食而父知飲食之此則力所可勉者曾是以為孝乎是知事親橫求之心也

析講語類敬大段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本段恭
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夏
子夏之所短而進之○按上節主敬言此節主愛言故集註
色字只點以和氣愉色婉容程註亦云子夏直義少溫潤之
色可見○陳新安曰愉悅也色見于面者婉順也容舉一身
之儀容言之此二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根于心一毫不
可勉強色之愉都從心之愛發出來所以為難處勞奉養雖
小子所當為然亦事親之常道無與于深愛之形而凡有財
有力者皆可強而能也分明示子夏當於其難者圖之

吾與章全言

此章總是抑揚其詞以形容顏子悟道之妙非始
疑其愚而終信其不愚也○存疑退是顏子退省
是夫子後省私不專在燕居獨處但退所為不在夫子面前
便是私發是發明又天子所言之理在身體力行上說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
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
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
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
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
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合參子曰天下有至明之人凡事無所疑而不必問亦有至
愚之人其心不能疑而不知問今吾與回言而至終日之久
論說煩多豈無一言之疑而待問者乎乃回也默然聽受不
見其有與吾言相違而有問難者即其氣象如愚人焉耳矣
乃回既退而吾察其日用動靜語默之私凡吾言中之理同
皆發明于躬行之間一一做得出來不差乃知回也回日之
不違者默識心通而自無所疑豈真愚人也哉
析講大全蔡氏曰如愚處正是深潛純粹默識心融所在由

其於聖人體段已具故一言點化便都釋然而日用之間只管發揮出來○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問亦足以發是顏子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玩註坦然由之而無疑屬行一毫不專在言論上說○如愚就不達上見之不思就足發上見之與言終日見得其說煩其詞長必有疑問而回則有聽受而無問難夫子所謂是者彼亦全不見有未是處夫子所謂非者彼亦全不見為非總似省不得的一般故曰如愚是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也如語以勿視聽言動頭子真個不于非禮上視聽言動此于聖人之道多發明得分分曉曉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個見得真個便去做亦足字對如愚說不對聰明才辨說不愚不必稱他智看來只是如愚下一轉語○始也如愚人似無所發今省其心以有敬發亦足以三字神情如此○朱子曰顏子所聞人耳着心布平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輔慶源曰默識是不待言之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惟而自與之為

視其章全旨

此章觀人之法始辨君子小人後則辨偽君子也上三節畧重察安邊末節總承言之以屬事由屬意安屬心視所以兼善惡觀所由中承所以之善者而觀其誠偽察所安單承所由之善者而察其安勉焉度重惡邊視觀察總就一人看有一個人而要看到底方定得君子小人有一步深一步意視在外觀在內觀在一時察在終身註中漸次加詳意宜玩究竟如此觀人非平日有知言窮理學問者不能故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參大全子曰欲有知人之明當有觀人之法人之所為非善即惡其始也必視其所為之事是為善的人人是為惡的人則人之本樂明矣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

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合衆所以之不善者固不必言矣即為善的人又須觀其意
之所從來果真寔而為己者歟抑矯飾以欺人者
歟果出于心之真寔則善矣不然亦豈得為君子
析講存疑如齊桓尊周攘夷何嘗不善只
是以力假仁全無寔心便不得為純主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
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合衆所由之不善固不必言即所由善者又須察其心中果
樂善不倦而安耶抑感發一時而中寔勉強耶果
出于心之所樂則善矣不然豈能久而不變哉
析講朱子曰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的
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一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
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不肯必不會有終○所安是他
平日存主習熟處如平日愛倨傲勉強一時也恭敬次第依
不安○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樂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
端處心是全體處○存疑如唐太宗聽言納諫銳意太平意
思儘好只是懲惰以拒諫而亡出于勉強而非
其心之所樂故終不能久晚年多改德之事

人為度哉人為度哉

焉於度反
度所留反

焉何也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
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合衆據迹考心即顯推微人方備于事而吾已窺事之由人
方飾于意而吾已見意之原持此觀人君子小人了然矣何
得度而匿哉何得度而匿哉人既不得而匿
由此而取舍由此而舉措孰不得其當乎

溫故章全旨

此夫子示人以心得之學故者當日所知的事理
新即故中之新可以為師全在知新上可以者言
未至此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

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合泰子曰學者于所得之理有舊所聞者為故今所得者為新新即在故中也不溫故未免廢棄遺忘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不去玩索其義理而有新得則口耳之學其知有限安能待學者無限之求也惟于舊所聞見中搜尋道理引伸觸類每每有得其所未得者則義理自心得之而居安資深左右逢源自能隨叩而隨應矣于以為師其亦可乎

析講朱子曰記問之學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不便捷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新者只是故中的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個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個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不窮○朱公遷曰此為為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于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于己者論語是即其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中庸是金其體統而益見脈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溫故者凡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以警之觀人昨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為學如此便有引伸觸類之妙

不器章全旨

子曰君子不器

此夫子以全才望天下也器如角楫止宜于水車與止及于陸各適于用而不能相通君子則衆長皆擅隨試輒效故不可以器名若優為趙孟不可為際率之類便是囿于器矣不器就用上說講作道形而上器形而下便非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參大全子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于材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得乎天者全養于己者裕其由體而達之用者經權各貴大小並效豈特為一材一藝而此以

器名者哉人亦求為君子而可矣

析講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

所以不器也。○體無不具，即在君子字內，器字亦不可太淺。看如子貢之才，夫子只以器許之，不器已到時中地位。

子貢章全旨

此章只是重行意，不以言行平看。先行矣，雖不言，亦可也。其曰而後從之，只見得行之為重耳。要連

上文為一句看。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愚非

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參大全子貢問君子子曰君子者亦于言行之間知所先後

而已故于事之未行不遽言也必加以踐踐之功于理所當

言而未言者先以體之下行及其行之已至然後時可以言

而言乃其力行所及而語從之也未言而行則行無不及既

行而言則言非有餘此所以為躬行

之君子與賜亦法君子之先行可矣

析講此以君子之重行進子貢也朱子云子貢平日多言不

輕須知是論也夫子告以云云只重行上後言

非問如何方造君子也○蒙

引所謂言者如曰仁以義之類

此章見君子小人之待人，有公私之別，要知周與

比是相反者，上句只講周便不是比，下句只講比

便不是周，非相似而實不同之意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反

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

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且故聖人於周比和同，論秦之屬

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參大全子曰君子小人者，有與人親厚之意，但其立心不同

君子心公而大用愛，周徧隨其親疎厚薄，凡屬善類而為理

所當厚者，無一人不在所愛之中，而不相比，小人之心，狹而

常私，只是揀擇偏比，或以勢或以利，但見同于己者，與之不

同，于己者，惡之而不能周，普君子小人之待人不同，如此學者，其可不辨哉

析講麟士云君子二字宜小慎言惟君子故周而不比也君子不器亦然不要滑口讀過下○子言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是論君子不止論言行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亦然大段論語所載不過議論問答兩端如君子不器周而不比之類議論也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之類問答也若忘子問答俱如無端自起議論便不是○朱子云君子之周以理矩有百人于此君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中有一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終不失其為愛衆也况去一惡人而衆受其利何往而非周小人便分同異雖明黨至千百終不免是比○周比在接物上見和同在共事上見驕泰在處已上見○君子小人同上與人親愛也自其無所不愛者謂之周自其有所偏愛者謂之比二者是相反也

學而章全旨

此章見學思不可偏廢偏廢則各有其弊也上句重不思下句重不學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

合衆子曰天下之理散下萬事而會于吾心惟其散于萬事故貴有致知力行之功惟其會于吾心故貴有玩索研窮之力思學不可偏廢也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通徒學而不思其理則拘于成法謹事口耳之功其所學亦粗迹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無踐履之寔不僂事上體察其所思者亦想像之虛見耳故危而不安思與學不可交書哉

析講王守溪云學是習其事有補習躬行意如學禮便要演學書便要寫學射便要操○學而不思得亦不知其所以得失亦不知其所以失昧昧而已思而不學知禮而不演書而不動筆射而不操弓只用心想像覺無憑據此喻最切富○或問罔者其心昏昧雖安于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學思內俱兼知行如明其理知也效其所為行也

攻乎章全旨

此示人當正其所學而不可他用其心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

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知淫聲美色以遠之否則駸然入於其中矣

參淺說子曰吾道大中至正異端似是而非若學者于異端喜其說之新樂其行之異專治而欲精之則其說近理而愈足以惑人不惟內不足以修己將率天下之人

墮于邪妄之歸而莫之覺其為害何如也哉
析講程氏曰百家眾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誠行矣乎

正道是曰異端○害兼人已心術政事人心世道俱受其害也異端泛說外乎聖人之中道便是異端也攻字重看故集註以專治欲精釋之蓋不精則淺陋易見不其動得人

由誨章全旨

此夫子以心之真知教于路也夫子之意見得真知無過自知若知與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此便是知蓋恐于路此病未去難以進于知也故淺淺地說个知意思二為字乃心中體認之意知之二句重不下一邊是知句只在不自欺其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

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可知之理乎

參大全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得于呼而告之曰由誨女以知之之道乎夫所貴于知者非曰盡天下之理而無一之不知也汝自考其心凡于義理事物之間果其知之即以

為知之設有不不知心以為不知本心之靈毫不自欺此便是知也况以此真是之心從事于學問思辨何難物格知至誠析講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謹求其知一着是使人安于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未完○許氏曰章

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存疑子路以不知為知原他初不悟已不知分明是以已為知自聖人看他見其不知耳朱註強不知以為知及自欺當如此看○按無自欺正解是知求其知是進為

層餘意。○子路強不知以為知，非明。知不足強，是過節也。乃
認理未真，偏執意見。如見南子往佛於迂，正者此，聞輒之，恐
彼者自謂見得極是，然由夫子言之，則強所不知也。此又坐
知不真耳。○知之為知之，賞重。知之二字，不知為
不知，當重下為不知。字都對強，不知以為知，知看。

子張章全旨

此章見學貴自修為子張務外而致之也。多聞之
耳，正以在中字抹殺他字，字不是教以得祿之道，求句不必
專重。○于祿之學是謂祿在學之外，而必待于下夫子之意
是謂祿在學之中，而不必于下在中知云本為此而及得彼
之詞，須云學至而祿亦至，則真言勉行之學，緣是以彰此音
之常也。固不必于也，即學至而祿不至，則謹言慎行之
功為之益力，此吾之分也，亦不必于也。方得立言本旨。

子張學于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魯名師。子也，祿仕者之奉也。
參太全記者謂人之為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求祿。子張為
學意在求利祿，是不全自理會己身上事。
而先明其利祿之心，未免駭論于外矣。
析講：祿是此心未忘，求知外，外不要太說，廢了。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

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
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
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
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
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
言行能謹，得祿之遺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
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
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參朱子子張之曰：君子學以為己，而已足。人處已接物，莫大
于言行。聞見所以為言行之資也。聞見不多，則無可擇。必遠
稽近述，萃天下古今之言而聞之，自必聞而積之，多聞多聞
而擇之，精其中不無可疑者，則闕之而不言。其餘所不疑者，
猶必慎言之。如是則所言實理，而天下不至以言非我。雖未

敢必其絕無可尤亦庶乎其寡尤必旁觀博覽盡天下古今
之行而見之自少見而積之多見多見而擇之精其中不無
未安者則闕之而不行其餘所已安者猶必慎行之如是則
所行當理而吾心可以自慊雖未可必其絕無可悔亦庶乎
其寡悔夫言果能寡尤行果能寡悔人自見知或以言揚或
以行舉得祿的道理在其中矣君子亦修
其在已而已祿之得與不得豈其所計哉

析講朱子曰多聞多見人都輕說過小殊不知正是金用
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
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聖人以教他道言行因帶
說着祿聖人不教他于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下正是要抹殺
他于字○多闕慎是三截事在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
是處故聞見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闕疑殆則胡亂犯不是
底也將來作是了既闕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
○陳新安曰人以我為尤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理而
悔之故曰理自內出○計中博精約三意俱不可少而本意
尤重擇精守約上須要講得斟酌○闕疑殆殆如似仁而是
非以義而為非義或謂之或謂之未真或得之傳聞有未
確此等的言不無可疑如此往往有似於勇而寔非理之所當
為退縮有似于慎而寔非義之所當止此等的
行不無未安寡尤寡悔承上多闕慎三層意來

哀公章全首

此章見人君當服民以義欲哀公攬舉錯之權而
公用舍也當時三家恣橫舉錯失宜故夫子因問
而及之通重一義字義者天下之公理舉錯得義則有以為
人心之公而民自服服者服其義也
則字有不必驅之以政齊之以刑意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
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
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
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
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合參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意只要人長服他孔子告之曰

人君治民，自有所當爲者，亦在公其用舍而已。直者，民心之同好，義所當舉者也。在者，民心之同惡，義所當錯者也。舉夫直，錯夫枉，則合乎人心之公。民自悅服，人君服民，亦由此而已。若夫舉夫枉，錯夫直，則拂乎人心之公。雖欲民服，而民不服也。可徒求之民哉？析講是便是直，非便是枉。民服謂無有心非私議也。直在兼立心制行，說虛齋云：所行順乎正理者爲直，拂乎正理者爲枉。慎舉錯，正應他爲字。鹿野云：舉直不獨在野者，凡見用者皆直也。錯枉不獨在朝者，凡見棄者皆枉也。

康子章全旨

問意重使字，是專責于民，答意重則字，欲自盡其在已，則者言其不待使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合參：季康子問欲使民敬，我忠我而，又皆勸于爲善如之何？子曰：民不可使而可化，而化之之權仍自上操之。甲民不我敬，毋徒曰民敢慢上也。其或臨之不以莊乎？臨民以莊，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我既盡其作民敬之道，不必使之敬，而民自敬于我矣。民不我忠，毋徒曰民敢慢上也。其或未能孝慈乎？孝于親，慈于衆，則其德足以爲民之表，其恩足以結民之心。我既盡其作民忠之道，不必使之忠，而民自忠于我矣。民不相勸，毋徒曰民不可訓也。其或求之舉教乎？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我既盡其勸民之道，則善者益進而而不求，而後勸乎。子大夫亦求之在已而已。

朱子曰：莊只一個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已，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于衆而無孝于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莊合衣冠瞻視，噉笑言動皆在舉善，如論秀書升表厥宅。

皆是教不能如匡直輔翼皆是舉善則有以致其為善之心
教不能則有以示其進善之路勸
字寬說勿限定為我舉教之人

或謂章全旨

此或人勉夫子以為政之事夫子則告之以為政之道不外是矣
道見為政必先于正家正家而為政之道不外是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合參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故或人問曰魯君當新政之時
天子抱為政之具何不出仕而為政乎不知孔子待價而沽
固不輕仕而當時魯事之非其于倫
紀之間慚德多矣夫子所以不仕也

附錄胡傳

元年必書

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
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于是曠年無君春秋雖欲謹之
而不可得也蓋季氏廢太子初及務人而立太子宋宋者昭
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定
公既立不能為昭公復仇而誅季氏反以立已為德而寵秩

之其後又從季氏之賞葬昭公魯道南不與魯先君同兆孝
友安在孔子一出自當以正倫紀為先而勢有不行故不仕

○又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遂為司空又
為大司寇十年相定公會諸侯于夾谷十四年
攝行相事註所謂定公初年者謂定公以前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
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
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
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
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泰序孔子不仕之故有難以語或人者託詞曰子疑我不為
政亦知書所云孝乎周書謂君陳惟汝孝于親以友于兄弟
又推廣此孝友之心而辨內外明尊卑以為一家之政使一
家之人皆知仁讓各得其所焉書之所言如此正以政者正

也人能盡孝友以正家如是是亦能正己以正人而為政矣何必居位治民乃為為政乎

折講大全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

个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張氏曰孝于親則必友于兄弟

孝友為于家則施于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為政而家庭

間躬行孝友為政之道自在是矣○此夫子明政在正人不

係于位也書本言孝友而獨言孝者孝可兼友也惟孝二字

宜讀是亦句因書言而泛論其理勿更着君陳身上說字

緊承書意來亦字對正國言蓋政者正也以己之正即國之

人是因為政也以己之正純家之人是亦為政也人為我所

正即是有政我有以正人即是為政矣其云云此句緊連上

說正蒼不為政之問勿認作家國一理意而謂正家即以正

國也通節雖是隱射魯事見魯君當以

孝友成治意然正家即是政却是寔理

人而章全旨

此夫子慨人心之不誠而甚言不可行以微之也

不知其可句已含難行意似詰問他如何是好意

警諭方決言其不可行其何以行句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 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

田車兵車乘車軌輓端上曲鉤銜以駕馬者車無此者則

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蔡邢疏子曰信乃人生之本身世之相孚者全係乎此若人

而無有信實之心則言行皆妄無以為持身接物之基焉不

知其何如而可也何則人必有信而後可行如車必有輓軌

而後可行也設使大車無輓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軌則不能

駕馬其車何以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人

而無信亦不可行何以異是如之何其可也

折講大全許氏曰輓軌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

此喻最切○末句指車講正意在外○無信總是不誠是不

單就言論上說○考土記車人為車大車崇九尺鄭云平地

在載之車載長半柯者也兵車重路也國車木路也乘車上

路金路象路也

子張章全旨

子張欲知來以數未子論知來以理通章總重一
禮字禮所以維世世雖變禮必不變所以可知知學
三代相因之迹見理合如此後古皆然後世自無不悉聖人
執理以俟後聖更百世不易也至誠前知亦惟理耳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
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參序子張問有代之與必有一代之
事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也乎
析講子張所問如國祚有修短時運有興衰皆欲前知之意
在得數也○此世字指王者易姓
受命言非二十年爲一世之謂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接禮智信文質謂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本統商正建丑
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
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
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
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一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
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
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
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
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所制
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
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
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參序子曰欲知未來當觀已往彼殷繼夏而有天下者也于
三綱五常之大禮固因乎夏而不變至其所爲損太過益不
及如易尚忠而尚質易建寅而建丑之類載在典籍亦皆有
已然之迹可知也周繼殷而有天下者也于三綱五常之大

禮亦因乎殷而不變至其所為損太過益不及如易尚質而尚文易建丑而建子之類布在方策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也夫綱常亘萬古如一日制度隨時世而改更究之損益不過因中之損益因固可知損益亦可知此一定之理也豈獨三代為然哉自此以後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其所因所革亦猶殷之于夏周之于殷無不可得而前知者豈但十世已乎予欲知來亦知之以禮而已

析講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這個三綱五常正所以善其因也故總曰可知語類三代之禮本槩都相因了所損也這損得只些個所益也只益得這些個此所以百世可知也○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李斯等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便是損益亦不多○朱子云損益是因中事制度又為亦只是綱常中事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尊者損之而過卑耳古人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因之但德則損之又損刑則益之又益耳○所因之禮是大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變更○忠實文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

然彼時亦無此各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各○新安陳氏曰正謂正月也不日一月而且正月者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以為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前兩可知指已往時說百世可知指未然可知說蓋因往以知來理寔有可據也玩百世可知註云所因所革不過如此則上兩可知亦俱兼因革言但子張問可知意只在制度文為上故兩可知只帶所損益說今只走落云其所因者固可知也其所損益者亦可知也方兩得之矣○虛齋曰所損益亦不但文質三統以養民之政言如夏貢殷助周徹之類皆制度文為也以養老之政言如王制夏后氏養老以享禮殷人以寔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何以見百世可知誠思今日所有餘者何在則後之所損可知損之不已則復為益之端可知誠思今日所不足者何在則後之所益可知益之不已則復為損之端可知總以禮之因革知之也百世正對他十世言其虛字有尊周意

非其章全旨

此章兩開講一是不當為而為一是不當為而不為語生于非字無勇生于見字俱就上文直斷之不

作推原語欲人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而惟用之于人道之正宜為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謂求媚也
合祭子曰鬼神有所當祭者有不當祭者若非已所當祭之鬼則我之精誠神氣與彼不相屬而強祭之希福之心勝也悲謂而何
析講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其字指祭者而言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參序天下惟義最所當為苟明見義所當為之事便當着實去做乃退怯而不為是曾中不免私意牽滯而無浩然之氣矣非無勇而何世之諂貴鬼神不務民義者可以做矣
析講非鬼而祭亦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志也見字當玩不知而不為是不智也知而不為非無勇而何然亦說不得真知灼見益真知
失無不為之理只是明一曉得而已

論語卷之一

